

第一章 淪為小常在

「皇貴妃，三皇子已經睡了，睡前他還找您呢，大眼睛四處看著。」東笙笑吟吟地走過來。袁妙妙躺在貴妃椅上，滿頭珠翠，臉蛋嬌美，玲瓏的身段若隱若現，任誰都看不出她剛出月子。

聽到東笙的話，她抿唇一笑，旁邊跪著的小宮女雙手捧著剝了半邊殼的荔枝送上，只見她紅唇一抿，那雪白的荔枝就滾進了口中。

直到吐了荔枝核，她才長舒了一口氣，悠然自得地躺回椅子上，閉目養神。

想她袁妙妙十五歲進宮，聰慧伶俐，抓住聖心，榮寵不衰。別人都以為皇上愛慕她顏色正好，圖個一時新鮮，卻不知皇上喜她洞察聖心，明白聖意。

如今她雙十年華，模樣俏麗如昨，盛寵更甚從前。她從一個小才人爬到了皇貴妃的位置，中宮無主，實際上她就是整個後宮的操控者。

一個多月前，她誕下三皇子，也是唯一活著的皇子。前頭兩位皇子福薄，還沒長大就沒了，他們的娘親也隨著去了，所以整個後宮只剩下她的三皇子還活著，而且很健康。

袁妙妙越想越覺得滿意，她的皇后之位，三皇子的太子之位，都指日可待。

「妳讓西容多看些，別讓那邊出什麼幺蛾子。」袁妙妙輕聲叮囑了兩句。

東笙輕笑，「那是自然，小妮子就守在旁邊，眼睛都不帶眨一下的。」她揮手讓小宮女們退下，悄悄走近袁妙妙身邊，低聲道：「娘娘，奴婢方才聽龍乾宮的康公公說，皇上有意封您為皇后，已經在挑選封號了，近幾日就會下聖旨，準備到時候給您一個驚喜呢！」

小康子與東笙乃是同鄉，關係甚好，有什麼能說的消息都會先一步告知。

袁妙妙清脆地笑出聲來，「就小康子與妳交好，成日把這些消息告訴妳。妳瞧瞧，到時候本宮沒了驚喜，皇上定會責罰你們的。」

待東笙退下，袁妙妙撫了撫自己的面頰，學著小宮女壓低了聲音叫了一聲「皇后娘娘」，又立刻板著一張臉，擺出一副雍容華貴的樣子應聲，「平身。」

她剛說完就雙手捂住臉笑了，進宮五年，她終於要爬上那個位置了。

雖說外人看來後宮佳麗三千，皇上偏偏只寵她一人，可實際上袁妙妙最清楚九五之尊是怎樣冷情的一個男人，他們除了床上的關係，就是互惠互利的關係。

皇上喜歡她聰明漂亮，能制衡後宮各方勢力，看在她勞苦功高的分上，讓她生了孩子，又給了皇后之位。而她喜歡九五之尊腰好腿好體力好，最重要的當然是權力大，保她一世榮華富貴，送她到人生巔峰。

當然，宮中聰明漂亮的女人多得是，袁妙妙之所以能夠快速獲寵，並且一直是後宮第一人，主要在於她臉皮厚。

在床下，皇上說什麼就是什麼；換到床上，她說什麼就是什麼！

在皇上面前，她乖巧聽話善解人意，若是皇上想玩些別的花樣，她說來就來，皇上就喜歡她放得開的樣子！離開皇上，她就立刻化身戰鬥女魔頭，來一個殺一個，來兩個廢一雙。

誰叫她袁妙妙貴不可言呢！

「等以後皇后當膩了，龍床也不想爬了，就靠著兒子當太后。我袁妙妙生下來就是富貴命啊。」她毫無形象地翹著腳，得意的神色顯而易見。

「娘娘，今兒受封的安貴人求見。」東笙在外殿通傳了一聲。

袁妙妙輕咳了一聲，快速整理儀容，變得正襟危坐起來，「讓她進來。」後宮裡的規矩，對於頭一次寵幸的女子，皇上若是覺得尚可，便會封位，表示此女他受用了。第二日，這受封的女子必須到袁妙妙的面前叩拜，並且聽一番教誨，要著力替皇家開枝散葉。這事兒袁妙妙不知做過多少回了，此時是信手拈來。

新封的安貴人長相清秀可人，透著小家碧玉的風韻，而且極懂規矩。

袁妙妙訓誡過後就準備讓安貴人退下，哪知這小丫頭躊躇了片刻，終於還是讓人遞上了一盤糕點。

「婢妾知娘娘來自廬陵，廬陵盛產酸棗糕，婢妾的奶嬈嬈擅長廚藝，她做的酸棗糕酸甜可口，吃過一回便終身難忘。婢妾恰好學了這手藝，做了一些請皇貴妃娘娘嘗嘗，萬望娘娘莫要嫌棄。」

袁妙妙微微一愣，轉而嘴角輕輕揚起。這安貴人當真有眼色，皇上對伺候的人一向挑剔，安貴人能有這封位也算是不錯，外加她很懂得揣摩人心思，被她這麼一說，自己還真有些饞了。她手一揮，東笙立刻找出銀針用以檢查，又挑了一塊讓小宮女吃了。

過了片刻，小宮女安然無恙，袁妙妙才順手用錦帕包了一塊，細細地咀嚼起來。

「妳有心了，味道尚可。日後若是得了閒，可以多來本宮的殿裡坐坐。」她輕輕點頭，蘭花指微微翹起，得寵皇貴妃的派頭擺得十足十。

「多謝娘娘，得您喜歡是婢妾的福分。」安貴人立刻起身行了大禮，臉上那欣喜的模樣比皇上封她高位還高興似的。

袁妙妙不由心中喟歎，這小妮子真不錯，若是心性尚好，不妨拉攏過來當自己人。正想著，忽然她腹中一陣絞痛，眼前天旋地轉，手中的酸棗糕直接滾落到地上，渾身的力氣像是被抽乾了一般。

「娘娘，娘娘，您怎麼了？」東笙察覺到她的異狀，立刻奔了過來。

袁妙妙痛得近乎痙攣，她感覺身下一陣濕熱，小腹下墜，像是有什麼東西流出來一般。

「血，啊——好多血啊！」安貴人猛地尖叫出聲，那聲音尖銳得幾乎要將人的耳膜給戳破。她嚇得面色蒼白，癱軟在地上。皇貴妃娘娘是吃了她做的酸棗糕才變成這樣的，她估計是沒命活了。

「快請太醫！」

「去稟告皇上！」

殿內頓時亂作一團，袁妙妙整個人處於一種雲裡霧裡的狀態，嘴裡的酸甜味還在，但是她卻感覺像是喝了鶴頂紅一般，身體裡面的熱量快速地流失。

她吃力地低頭看了看身下，一片狼藉，鮮紅的血液在鋪滿金粉的地磚上蔓延，將上面盛放的牡丹圖案染成了血紅色，好像迎接死亡的彼岸花一般。

真的好多血啊，連生孩子時候都沒有流這麼多血。

閉上眼睛的最後一刻，她還在心底自嘲，這產後血崩來得是不是有點太晚了？

可惜她替皇上生了個白胖小子，沒了娘的皇子，在後宮裡是活不下去的。

袁妙妙清醒過來的時候，她正躺在床上，身上穿著素白的裡衣，彷彿剛剛午休起來一般，身

體沒有任何異狀，疼痛皆無。

她不由伸手摸了一把大腿內側，乾乾淨淨，沒有任何流血的現象。

難道吃酸棗糕中毒、大出血都是夢一場？還是說老天爺捨不得讓她沒當上皇后就紅顏薄命，所以動了惻隱之心，繼續讓她當人生贏家，連大出血都好了？

「東笙，東笙——」她揚高嗓音喊了一句。

這幾個字剛出口，她就條地閉上了嘴巴。她的聲音變了，原本為了符合高位者的身分，她特地訓練過，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略低沉，而且非常有氣勢，但是如今卻是一把柔弱的娃娃音。她輕咳了一聲，刻意壓低嗓音再說了一句話，依然稚嫩發嗲得像是在撒嬌。

「袁常在，您又喊錯了奴婢的名字，下回記不住可莫要亂喊，這宮裡僅有一位叫東笙的，是皇貴妃娘娘身邊的大宮女，她以前比您還矜貴著呢！」

一名身穿翠綠色宮裝的小宮女走進來，手裡端著一個青花瓷小碗，隔著大老遠都能聞到一股子濃重的藥味兒。

袁妙妙眼皮一跳，袁常在是誰？她也姓袁，是她嗎？她從前沒當過常在，可是東笙是皇貴妃的奴婢，這點兒沒錯啊。

「妳叫什麼名字？我頭疼記不住。」她選擇開始套話。

「奴婢翠竹。」

「皇貴妃她——」袁妙妙故意只說半句。

翠竹顯然是個急性子，立刻回她，「皇貴妃沒了，血崩而亡。常在，您這什麼記性啊，奴婢熬藥之前剛跟您說過……」

袁妙妙一臉懵，等等，妳在跟誰說皇貴妃死了啊？我就是皇貴妃啊，我還活著，怎麼會變成了小常在啊……

「她怎麼死了呀？」袁妙妙面露急色，憤怒地吼道，但是用這娃娃音嗓子說出來，好像孩子在撒嬌問糖果怎麼沒了一般。

「奴婢說了，血崩而亡，當時整個太醫院的太醫都去了妙仙殿呢！」

袁妙妙頓時覺得自己心絞痛犯了，凜然地坐在那裡。

她真的死了，而且死得不明不白，她到現在都不知道誰要害她。方才她還在妙仙殿裡志得意滿，認為自己是人生贏家，不過轉眼間，她已經從鼎盛的皇貴妃變成了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常在，這等雲泥之別令她悲從中來，都不想過了。

妙仙殿是皇上特地賜給她的宮殿，上面的匾額還是他親自提的字。這個宮殿的名字代表了皇上對她的盛寵與縱容，也暗合了袁妙妙是仙女的意思，雖然俗氣，但是她還是非常自得的。可惜那麼好的宮殿，一磚一瓦都是精雕細琢，不知道以後會便宜哪個狐狸精。

「常在，趁熱喝藥啊，您喝完就能生病了。」

袁妙妙瞪大了眼睛，「妳要害我？」

這袁常在是個傻子吧，身邊的宮女竟然光明正大地要她生病。

「奴婢哪來的膽子啊？常在您又忘了，這藥是您用三根金簪換來的，說是病了就不用去與幾位貴人、小儀見面了啊，您也樂得清閒。」翠竹瞪大了眼睛，連忙替自己解釋。

「我之前吃過這藥？」

「吃了啊，您暈了許久呢。要奴婢說，這藥不吃也罷，是藥三分毒，您偏不依。」

袁妙妙撇嘴，看樣子袁常在是吃這藥吃死的啊，所以她才變成了袁常在。

「聽妳的，不吃了。」

翠竹準備了長篇大論想要勸解她，沒想到還沒說幾句，袁妙妙就極其爽快地答應了。

「啊？哦。」眼前的袁常在還是那個小迷糊，但是她總覺得好像有哪裡不一樣了。

「把鏡子拿給我，妳出去吧。」

等房間裡就只剩下袁妙妙一人時，她立刻不再裝得一副傻乎乎的模样，相反的，整個人都提起一股勁兒來。

「嘖嘖，這張臉竟然隱匿在深宮之中，還沒被寵幸。」她對著銅鏡啞吧了兩下嘴，摸了摸手上的守宮砂，有些惋惜。

這個小常在有一張極其俏麗出眾的臉蛋，即使現在是披頭散髮的模样，依然透著一股子嬌態，尖尖的下巴，明亮的杏仁眼，微微翹起的唇角，自然帶笑。

以前的袁妙妙長著一張相對圓潤的臉蛋，哪怕她再瘦，臉上依然帶肉，那時候她就十分羨慕人家的巴掌小臉。如今她可算有這樣一張標準的狐狸精臉了，心情頓時大好。

「哎喲，胸也好厲害。」她放下鏡子，雙手兜著胸前的兩團柔軟，嘖嘖稱奇。

這樣一個擁有典型寵妃臉蛋和身材的小妃嬪，偏偏安於深宮一隅，而且還作死地喝藥躲著不見人。

不過這嬌滴滴的娃娃音，真是讓袁妙妙招架不住。

「這臉和胸配這聲音怎麼也不搭啊，咳咳，本宮——」她再三壓低嗓音，想要讓聲音聽起來粗獷一些，但怎麼做都無濟於事。

袁妙妙愁眉不展，她已經不是皇貴妃了，所以不能再自稱本宮。常在是正七品，很低的位分，只能以婢妾自稱，若是去後宮走一趟，這一路上行禮過來，估計得把腰給累斷。

這小常在不知為何躲著不出門，但袁妙妙肯定是不能如此的，她還有兒子在後宮裡，必須快速爬到高位上，這樣才有資格去爭取三皇子的撫養權。

可是她才正七品，要想爬到三品以上，簡直難如上青天，更何況這小常在好似入宮已經挺久的了，早已失了侍寢的最佳時機。

袁妙妙心中開始盤算，她位分太低，想要侍寢必須有人提攜。後宮之中勢力瓜分嚴重，在她入宮之前就有此現象，後來她得寵，幫助皇上打理後宮，也建立了自己的勢力。

如今她死得不明不白，得先弄清楚究竟是哪一方勢力要她的命，又或者是後宮所有的勢力聯手要剷除她，畢竟她這個皇貴妃死了，其他人才有成為正宮皇后的可能。

「袁常在，晚小儀、于貴人和盧娘子來了。」外頭傳來通傳聲。

袁妙妙立刻躺在床上裝死，她一個柔弱的傻白甜，沒有任何得寵的跡象，竟然還有人來看望她。小姑娘人緣不錯啊，不愧是跟她同姓的人。

一陣清幽的香氣傳來，就見三位儀態不同的女子走進來。

袁妙妙輕輕眯起眼睛細細打量了一下，這三人她一個都不認識，位分太低，還入不了她的眼。不過現在她是常在，其中兩個位分都比她高，能在她病成這樣的時候還來探望她，必須好好相交利用一番。

「袁常在，妳見到我和晚姊姊，還不快點起來跪拜！宮女早就通傳了，妳卻賴在床上不起來，漠視宮規可是要打板子的！」走在中間的于貴人不給袁妙妙任何反應，就怒不可遏地呵斥著。

袁妙妙呆若木雞，所以她方才那一番感天動地的想法都是自作多情？這三人不是來探望她的，純粹是為了找碴？

「婢妾見過袁常在。」盧娘子福身行禮，嬌柔的聲音令人如沐春風，可惜接下來她說的話非常不友好，「婢妾一直謹記宮規，袁常在還是趕緊起身行禮吧，漠視宮規少則十板子，多則要杖斃呢，現在袁常在這副身子恐怕經受不住。」

好啊，漠視宮規這條罪責已經直接降到她頭上了，連位分比她低的人都能壓她一頭。

常在和娘子同為正七品，只不過常在排在正七品最前頭，盧娘子哪怕再不甘心，見到袁妙妙也要乖乖行禮。

「敢問三位，宮規第二十一條是什麼，可還記得？」袁妙妙輕輕撫了撫額髮，面上帶笑，讓自己看起來更加柔美一些。

于貴人輕嗤，「我管那條宮規是什麼，妳休想要什麼花招。來人吶！袁常在既然不想行禮，妳們就幫她一把，免得她連床都下不來。」

她的話音剛落，立刻有兩個高壯的宮女衝進來，顯然是她們特地帶來要搓磨袁妙妙的。

「我看誰敢！宮規第二十一條，上位者毫無緣由苛責下位者，禁足；宮規第二十三條，四品以下者，任何時候皆不得動用私刑，違者杖責。三位中位分最高的是從五品的晚小儀吧，您若是讓人打婢妾，這打了多少板子，您以後也要挨多少板子。」

「婢妾身子著實不適，若是死了倒好，到了底下還能伺候皇貴妃。若是今兒婢妾有幸沒死成，來日婢妾一定要上告，您幾位在這種時候還不曉得安生，視皇貴妃之死於無物，膽大包天！」袁妙妙的聲音還是那樣嬌嬌軟軟的，外加她故意放弱了氣息，感覺好似只有進的氣，沒有出的氣一般，不過她的神色倒是狠戾非常，雙眼圓瞪，眼白處泛紅，像是怒氣攻心一般。三人都是一臉茫然的神色，似乎完全被她震懾住了。誰能想到有朝一日，傻白甜袁常在能有如此威風。

袁妙妙面上不顯，心中卻頗為自得，竟然有人敢在她面前賣弄宮規，笑話！這後宮新出的規矩還是她逐字逐句斟酌出來的，誰想在宮規上翻出花樣來，那可真是關公面前耍大刀，不自量力。

袁妙妙深諳下位者的反叛之心，為了方便她在後宮橫著走，她當時幾乎是鑽研字眼鑽研到發瘋，現在正是派上用場的時候。

一直沒說話的晚小儀率先回過神來，依然笑吟吟地看著袁妙妙，「袁常在這話說的在理，我們今兒要麼不動妳，要動就直接取妳的命！既然袁妹妹都這麼說了，妳們還愣著做什麼？上去招呼她兩下。」

晚小儀的聲音溫婉好聽，身段穠纖合度，怎麼看都透著一股子小家碧玉，但是她說出來的話卻當真狠毒，一開口就是要袁妙妙的命，而且還一副袁妙妙活該的架勢。

「常在！」翠竹驚呼了一聲，立刻上前要阻擋那些人。

袁妙妙眸光一凜，關鍵時刻還是身邊信任的人靠得住。她當然不會坐以待斃，更不會任由她們欺負。

袁常在本身應該是個小弱雞一樣的人物，就連位分比她低的都敢來瞧她的笑話，很有可能一開始別人欺負她的時候，她就沒有反抗，相反的還一副逆來順受的樣子。

現在她要一次扳回這個局面，讓這些人長長記性，被打怕了，以後就不敢再找碴了。

「盧娘子，我動不了別人，但是可以動妳啊。」

袁妙妙猛地拽下頭上唯一的髮簪，拚盡全力從床上飛奔而來，直接撲到了盧娘子的身上，盧娘子沒有絲毫防備，立刻被她壓倒在地，她手中金簪簪尖直接對著盧娘子刺了過去。

宮中女子向來嬌嫩，那白皙柔軟的皮膚豈是金簪能碰得的，不過戳一下就已經見血，更何況袁妙妙連續戳好幾下，還專門撿那些看不得的地方戳，比如說胸前兩坨肉。

面對如此兇悍的袁妙妙，周圍的幾個人都被她嚇住了，直到盧娘子的喊叫聲傳來，幾個宮女才手忙腳亂地去拉架。

但是在他人眼中往常大聲說兩句話都要鼓足勇氣的袁常在，此刻像是被發瘋的大猩猩上身一般，那揮舞金簪的動作帥氣非凡。

「妳瘋了？妳方才還說宮規規定不得動用私刑，妳這是要殺人啊！」于貴人外強中乾地大聲叫囂著，但是卻絲毫不敢往前邁一步，生怕袁妙妙再次衝過來。

「我不瘋的話，妳們都要我的命了。晚小儀，您方才說什麼？勞煩您再說一遍！泥人還有三分土性，妳們敢再這般欺侮於我，大不了同歸於盡！現在是什麼時候，皇貴妃沒了，皇上一定不希望聽到其他妃嬪鬧出笑話，妳們有本事就找人弄死我！」袁妙妙甩開鉗制她的宮女，累得氣喘吁吁，索性就這麼朝地上盤腿一坐。

這小常在的宮殿還算收拾得不錯，內殿地上還鋪著一塊厚實的毛毯，正好方便她坐下。

三人面色各異，特別是位分較高的兩個人，本以為折騰袁常在是再輕省不過的事情，沒想到今兒傻白甜竟然搖身一變成為母夜叉，都敢以命相搏了。

「袁妹妹，妳別得意太早，以後有妳受的時候。現在不能要妳的命，那明日後日呢？妳保證妳不吃不喝不睡覺？只要有一絲可趁之機，都可能要了妳的小命。」晚小儀捏著錦帕，臉上還是努力保持著一副言笑晏晏的模樣，實際上手帕都快被她扯壞了。

袁妙妙冷笑，只要出了這大門，她們是不可能有機會弄死她的。

一時之間幾人僵持著，即使那三人有無數個理由想要立刻弄死她，那也是不可能的。

後宮中處處都是隔牆有耳，方才袁妙妙鬧得那麼大，想必這會子已經傳入某些人的耳朵裡了。想到她們四個加起來也不夠別人一根指頭玩，極其怕死的三人在幾個宮女的攙扶下快步離開。原本氣勢洶洶地來，現在卻灰頭土臉地走，當真是她們最難堪的一次。

「常在，這可如何是好？這三位後頭站的可是姚容華，宮裡誰都知道姚容華是淑妃的人，您這麼對她們，等於打了淑妃的臉面。雖說是她們太過分，可是那三人定會到姚容華面前添油加醋地說一番，到時候您可如何是好啊！早知道奴婢就不勸您不喝藥了，還不如裝病蒙混過關啊。」翠竹小心翼翼地攙扶她起來，臉上懊惱萬分。

袁妙妙聽到這幾句話，渾然不在意，若不是她忍住，說不定會直接嗤笑出聲。

淑妃？要是擱在之前，淑妃只配在她面前說笑話湊趣，哪裡敢如此稱王稱霸。

不過此刻人在屋簷下，不得不低頭，她已經不是權傾後宮的皇貴妃袁妙妙了，而是一個柔弱的傻白甜小常在。

「有五品以下的宮妃花名冊嗎？」首先她得知道自己叫什麼。

「您不是讓奴婢一把火給燒了嗎？花名冊發下來當日，您發了好大一通脾氣，除了方才您要跟盧娘子拚命的那股勁兒，就數那次最為兇狠了。」

袁妙妙生無可戀，這小常在不僅腦子不好使，把自己給作死了，還動不動就斷後來者的路。

燒天燒地也不能把花名冊給燒了啊，上面記載的都是她的情敵，想要上位就得一個個踩下去。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難怪這小常在只能深居後宮，當個蠢蠢的傻白甜。

她偏頭可憐巴巴地看著翠竹，「為什麼」這三個字實在不忍問出口。

翠竹長歎一口氣，「您之前都不讓奴婢說的。您的名字與已故的皇貴妃娘娘一模一樣，都是袁妙妙，但是您不能撞了她的名諱啊。當時記名字的大太監脾性不耐，後面還有幾十位秀女等著，他見您說話細聲細氣，跟小貓咪似的，索性給您取了個同音字，叫袁喵喵。」

等等！袁妙妙整個人猶如鬼上身，想她此刻天生媚骨、容顏嬌俏，只要好好捫飭捫飭，絕對是一個千古寵妃的命，但是她現在叫袁喵喵？

原來她不僅有貓咪般的娃娃音好嗓子，連名字都那麼相配呢！

「我這臉，我這胸，他怎麼能這麼對我！」袁妙妙氣得揉揉臉又拍拍胸，她要是男人，見了絕對是要睡自己的。

「常在，咱們不生氣啊，幸好您與皇貴妃不是同一個名字。皇貴妃沒了，聽說陛下悲痛欲絕，要徹查此事，只要是與謀害皇貴妃有牽扯的妃嬪，五品以下直接杖斃，五品以上送進冷宮呢。您呀，就不要為了這名字鬧得人人都知道了，只怕皇上會扛您出去當頭一個——」翠竹伸出手猛地往下一揮。

袁妙妙不由縮了縮脖子，感覺自己的腦袋發涼。

最終，翠竹還是幫她拿到了花名冊，袁妙妙拿出挑燈夜讀的架勢，翻了整整一晚上。

以往她對於五品以下的小妃嬪關注比較少，心想著抓住五品以上的那些女人，後宮裡就翻不出浪了。或許是懲罰她太過大意，之前她還真是死在了一個正六品的貴人手中。

既然現在她成了袁喵喵，位分如此低，正好從頭開始爬。

第二章 巧妙除對手

妙仙殿之中，處處奢華的擺設彰顯著主人生前的得寵程度，如今卻變成了極大的諷刺。明媚鮮妍的主人沒了，這擺設再如何精緻，也不過是死物罷了。

「皇上，夜色深了，您在何處安歇？」

坐在八寶黃木椅上的男人輕輕睜開眼眸，目光銳利而幽冷，「安貴人呢？」

大太監李德猶豫了一下，低聲道：「皇上聖明，幸好提前調換了安貴人，否則只怕是具屍體了。」

男人刀削般的下巴緊緊繃起，臉上露出一抹嘲諷，「這後宮無論過多少年，還是這副德性。危機四伏，心機叢生，再聰明的人一旦鬆懈一步，就是永世不得翻身。妙妙她——」

「皇上，節哀順變。」

衛景搖了搖頭，他的手中緊緊攥著一張聖旨，這是他給皇貴妃準備的驚喜，然而還沒來得及給她，已經成了身後名。

「去宣旨吧，她想當皇后想了一輩子，生前來不及，就死後吧。」他將聖旨遞了出去。

李德領了聖旨出門，內殿裡傳來嬰孩的啼哭聲，或許小娃娃也知道自己的母妃沒了。

衛景捏了捏眉心，他沒來由的感到一陣心慌厭煩，一切都沒按照他的計畫來走。

袁妙妙的喪禮舉辦得非常盛大，後宮上下妃嬪全部去跪哭號喪，像袁常在這種位分的人可進不去妙仙殿，只能在殿外哭一哭而已。

「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皇貴妃生前體察朕意，操持後宮，勞苦功高，賢淑良德，秀外慧中，替朕生下了三皇子，在朕心中，她早已是母儀天下的正宮皇后，然而生前未能受封，唯有留下死後名。封袁氏為后，賜封號嘉得。」

太監尖利的宣旨聲，讓妙仙殿內外的人都聽得清清楚楚。

袁妙妙對這聖旨沒什麼感覺，別說封皇后，哪怕封她當女皇帝，那也與她無關了。

此刻她正處於極其難熬的狀態，鼻子發癢，努力捂住嘴巴才沒讓自己打噴嚏發出聲音來。若是殿前失儀，衛景那翻眼狗能讓人扒她一層皮。

「妳用辣椒粉小心一點，康公公的鼻子靈得很。」袁妙妙偏過頭好心好意地勸了一句，沒想到卻招來一個白眼。

跪在她旁邊的恰好是被她在胸上戳出幾個窟窿的盧娘子，此刻盧娘子哭得那叫一個梨花帶雨，只能拿帕子不斷擦拭，但讓人忽略不了的是，那帕子的一角上沾了紅通通的辣椒粉，若不是有濃烈的香氣遮掩，恐怕早就露餡了。

小康子是專門伺候皇上的，他師父李德更是皇上身邊第一紅人。此刻，他估計是受了皇上的吩咐，出了妙仙殿慢悠悠地走著。

袁妙妙一下子就看見了他略微泛紅的眼眶，心裡無比寬慰，這小康子還算是有人情味，至少曉得哭一哭，不知道他主子衛景又是怎麼想的。

袁妙妙看他看得一時出神，竟然被小康子抓了個正著。他眼睛一瞪，她立刻裝慫低頭，拿起錦帕開始哭天抹淚起來。

沒法子，衛景身上的一根汗毛都貴重千金，更何況是身邊人了。

小康子見她生得瘦小可憐，身上的宮裝都不是今年最新的，想來日子過得艱苦，本想放過她，哪知這小妮子哭得那叫一個淒慘，完全展現出標準哭法，把他弄得渾身抖了抖，當然也成功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

袁妙妙看到他毫不猶豫地走過來，握緊了手中的帕子，心裡有幾分滿意。

只希望小康子不要辜負了她的一片心意，梯子已經替他搭好了，能不能找到給衛景洩憤的靶子，就得看他的鼻子是否真如傳聞中那麼好用了。

「這位娘子，您手裡這帕子讓奴才瞧瞧。」小康子走過來，彎下腰，溫聲細語地說著，搶走帕子的動作卻極其強硬。

「辣椒粉？聞這味道不是御膳房炒出來的。」小康子冷笑，「盧娘子，皇上早已有話傳出來，先皇后生性豁達，最瞧不慣裝腔作勢，您若是哭不出也不強求，拿個辣椒粉熏算怎麼回事兒啊？帶走！」

他手一揮，立刻走上來兩個太監，手腳麻利地將她拖走了。

「這西南風刮得好啊，奴才怎麼還聞見辣椒味呢？不知還有哪位主子用了？」小康子吸了吸鼻子，慢悠悠地往回走了兩步，「于貴人，帶走。」

不過轉眼間就拖走了兩個人，雖說位分都不算高，但是也足夠這些人警醒的，一個個低眉斂目地跪在那裡，甚至哭都不敢大聲，生怕惹得小康子注意，再被檢查出什麼不妥來。

「嚶嚶嚶——」唯有袁妙妙哭得動情，哭得感人，哭得發自肺腑。

自己再不哭，就沒人真心替袁妙妙哭了。

想她當日在妙仙殿自得得快要飄飄欲仙，結果不過眨眼間，她已經成了一具屍體，到現在還

沒查出兇手。衛景那個混帳東西，雷聲大雨點小，說什麼要替她徹查，還發了大脾氣，那有什麼用？一個屁都沒聽見他放！

袁妙妙，妳說妳死得有多慘，死了還不得安生，投身到一個可憐小常在身上，上位之日遙不可及，指不定哪一日行差踏錯，得罪了宮中高位分妃嬪，就直接枉死了。

小康子聽到這聲音，渾身一僵，本不欲管她，哪曉得這位小常在越哭越傷心，活像自己爹娘死了，整個殿外只能聽見她一人哭。

「袁常在？袁常在。」

他連喚兩聲才讓她停下，卻見她太過動情，竟是不停地打起嗝來，「公、公公，何、何事？」短短的四個字從她嘴裡說出來，好似馬上就要背過氣一般。

「您聲音小些，那位不喜女人啼哭如嬰孩聲。」

袁妙妙的脖子似乎被人掐住了一般，一聲都發不出了。雖說小康子沒有明確地說出來是誰，但袁妙妙知道他指的是衛景那狗東西。

九五之尊不喜有娃娃音的女人，這觀念還是被她灌輸的，因為她沒有，而且她覺得這樣的女人做作矯情。

對於她這種天殺的偏見，現實給了她一個響亮的巴掌。

真好，報應來得這麼快，她的侍寢之日遙遙無期。

一場替皇貴妃哭喪，袁妙妙兵不血刃地幹掉了兩個仇人，昨兒欺負她的三個人就只剩下晚小儀。

等到這些殿外的妃嬪被恩准離開的時候，晚小儀還特別看了袁妙妙幾眼，可當袁妙妙回望過去，她像是撞鬼似的立刻轉身離去，生怕自己像另外兩個那般，不明不白地就被抓住了。

「妳福大命大隔得遠，小康子沒有聞見妳身上的辣椒味，否則這會子妳就去作陪了。」袁妙妙甩了甩手上的錦帕，臉上露出幾分嘲諷的冷笑。

袁妙妙離開的時候，就見到晚小儀站在不遠處安靜地等著，顯然她在等殿內位分高於五品的妃嬪。

「常在，究竟怎麼回事兒？奴婢瞧著子貴人和盧娘子皆被帶走了。您沒事兒吧？」翠竹走上前來攙扶著她，低聲詢問了一句。

袁妙妙輕輕揮手，臉上帶著無所謂的表情，將前因後果大概講了一遍。

「晚小儀肯定是在等姚容華，要告您的狀呢。到時候添油加醋這麼一說，即使這事兒與您沒有關係，那姚容華也是絕對不會客氣的。」

袁妙妙倒是顯得鎮定，只不過趕回去的腳步加快了不少，「她有張良計，我有過牆梯。」

不出半個時辰，殿內的妃嬪也被放了出來，除了幾個過去與嘉得皇后關係較好的主動留下來，其餘人都乖乖離去，免得本想裝得情深意切，在皇上面前露臉，結果卻因為哭得不到家被整治了，那才叫得不償失。

外面抓走了兩個低位分妃嬪的事，殿內的人也有所耳聞。嘉得皇后死了，九五之尊的脾氣也越發陰晴不定，誰知道他什麼時候犯病。

姚容華皺著眉頭匆匆趕出來，就見到在不遠處等著的晚小儀，兩人互相使了個眼色，等稍微

走遠了些才湊到一起。

「容華，袁常在那個小蹄子不知道怎麼忽然轉性了，總是一副要死要活的樣子。她是不是藥吃多了，上趕著找死呢？」晚小儀有些驚慌地問道，顯然是被嚇得不輕。

昨日還與她一起欺負人的人，現在生死未卜了，任誰都不會心裡好過。

「她若是找死還好了，妳瞧瞧妳們三個加她，最後死的是誰？今兒這些事還不夠說明一切嗎？」姚容華生就是一張櫻桃小口，紅潤又水靈，此刻哪怕語氣不好，但是看她那一張一合的紅唇，也會覺得賞心悅目。

「她是一夜之間變聰明了嗎？還是有什麼高人指點？」

姚容華擺手，意味不明地說了一句，「她若是變聰明了就不會自己出頭，這種時候誰掐尖誰倒楣。她手裡可是有一副好牌，只是不會利用罷了。」

晚小儀不知道她所說的好牌是指什麼，她們欺負袁常在如此之久，都沒瞧見她背後有什麼人撐腰。不過這也不是什麼重要的，既然那袁常在是個傻的，就希望她一直傻下去。

「這麼拖下去也不是個事兒，就算小蹄子不找人，可她們瞧見她最近如此活躍，難保不會主動幫她。為了避免夜長夢多，還是要儘快做掉她！」姚容華輕聲嘀咕著，目露狠光。

「容華，小蹄子來了。」

兩人正說著話，就見袁妙妙迎面走過來，臉上帶著幾分甜美的笑意，不過她們不是男人，不會憐香惜玉，反而還覺得她這種表情是在挑釁。

看著她那張明媚至極的嬌俏臉蛋，姚容華只覺得心頭湧起一股怒火，暗自咬緊了牙關，心想著只要她走到自己面前，就立刻讓人賞她兩耳光，然後拖到沒人的地方去，將她那張臉劃得稀巴爛，看她還如何出來招搖。

「常在，那位就是姚容華。因她嘴唇紅潤好看，皇上甚喜，經常——」

翠竹害怕袁妙妙這個小糊塗又記不得人，大老遠瞧見姚容華就立刻低聲耳語介紹，不過她的話還沒說完就被袁妙妙打斷了。

「皇上甚喜她朱唇粉面，櫻桃小口，寵幸了一段時日，還曾言道：『姚容華餵給朕吃的東西，要比尋常的美妙幾分』。」袁妙妙冷哼了一聲。

不要臉的狗東西衛景，口水就那麼好吃？敢在她面前誇別的女人，真是死性不改。

這位姚容華她當然認得，就是因為這事兒，讓她在九五之尊面前黑了臉。為此兩人鬧了一陣，最後以九五之尊對姚容華失去了興趣作結。

對於袁常在好不容易精明一回，翠竹表示詫異，竟然知道得比她還要詳盡，不過她依然不放心地叮囑道：「奴婢覺得姚容華對您有很大的敵意，您要小心。」

袁妙妙心中有數，隔了大老遠就對著姚容華兩人行了一禮，還不等姚容華喚她過去，就轉身快步向另一個方向走去。

「婢妾見過許婕妤。」

翠竹跟著袁妙妙的步伐，一轉眼就看見袁妙妙在行禮，她立刻跟著福身，待看清楚是誰後，額頭上不由冒出了一陣冷汗。

容華是正四品，婕妤乃是從三品，這位許婕妤剛好壓了姚容華一頭，而且她倆恰好是死對頭，袁常在顯然是瞅准了這個時機，特地在姚容華面前向許婕妤行禮，這行為等同挑釁。

袁妙妙行禮的姿勢標準異常，挑不出一絲差錯，實際上內心則是諸多驚扭，畢竟對著往日自

己的追隨者行禮，高低位置對調，心裡的情緒不是那麼容易調整的。

許婕妤是她的人，或者說是已故嘉得皇后一手提拔上來的人。

九五之尊當日在她面前誇了一句姚容華，無論是有心為之還是無心之過，她都氣憤難平，為此她特意挑了一位美人，聲如黃鶯，唱曲極其動聽，一下子就奪了姚容華的寵，在位分上，她也特地給了婕妤，僅比容華高出半級，但這半級就足夠把姚容華往腳底下踩。

袁妙妙還不解氣，把她們兩人分配到一處宮殿去，只不過許婕妤住主殿，姚容華住偏殿，所以她二人勢同水火，見面就掐。

許婕妤靠著當初袁妙妙的心血來潮就能抓住這機會青雲直上，顯然是有心機的。此刻她瞧見袁常在低眉順眼的模樣，再一對比不遠處怒髮衝冠的姚容華，還有什麼不明白的？

俗話說得好，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，這種送上門的聯盟她不會往外推，至少在這個時候要好好折磨一下姚容華。

「起吧，我見妳面善，與我家中的嫡親妹妹有幾分相似，不如到本宮的宮裡去坐坐。」許婕妤直接握住了她的手，態度親暱。

袁妙妙笑顏如花，擺出一副傻白甜的標準姿態。妳說我是妹妹，我就把妳當親姊妹供著。

看著她們親如姊妹地離開，姚容華恨不得噴出一口火來，兩個她最討厭的人湊到了一起，還走得那麼親近，當真是要讓她氣得嘔出一口血。

「容華——」

晚小儀話還沒說完就被姚容華揮手制止了，她的眼神冰冷而專注地盯著兩人離去的背影，渾身籠罩著爆發之前的寧靜，那種低沉的脅迫感絕對不容忽視。

「小賤蹄子還真的要跟我作對啊，竟然去找姓許的那個賤人，她活得不耐煩了，我今晚就要她的狗命！我不信那個許賤人有三頭六臂，半夜裡還能救她！」姚容華氣得一巴掌打在旁邊的花草上，原本盛放的月季立刻被打得七零八落，可見她的力道之足。

不過姚容華也討不了好，那月季的花枝上都是刺，她的手腕就被劃了一道血痕。

「來人，把這盆月季刨了丟出去。」她只能把脾氣發到這些花花草草上面了。

一旁站著的晚小儀十分自覺地往旁邊挪了挪，生怕姚容華將怒火發洩到她的身上來。

「皇上，您要不要先去榻上休息一會兒？」李德走進內殿的時候，就瞧見九五之尊手撐著下巴，眼睛緊閉，像是已經睡著了一般。

衛景睜開眼，眸子裡沒有絲毫睡意，相反的還冷靜異常。

「外面的人都走了？」他的聲音十分低沉。

李德點頭，「走了，只剩下賢妃娘娘不肯走，說要好好地陪著先皇后說說話。」

衛景輕嗤，「人都死了，姊妹情深演給誰看？給朕看的嗎？朕只覺得噁心，噁心，真他媽噁心！」他像是被觸怒了一般，竟是直接從椅子上站起來，將桌上的東西全部掃落。

李德不敢言語，看著腳邊散落的幾十本奏摺，心裡不由暗歎，皇上這罵的究竟是誰？若論深情，誰也不如他表現得多吧，已經連續好幾日待在妙仙殿了，甚至把所有的奏摺都搬到這裡來。若不是怕史官記載嘉得皇后是禍國妖后，他都想把罷朝一日改成罷朝七日了。

「哇——哇——」睡在裡屋的三皇子似乎是被他的聲音給嚇到了，哇哇大哭起來。

東笙和西容連忙輕聲哄著，孩子的哭鬧聲逐漸消散，衛景臉上的暴怒神色也緩和了些。

「還有什麼事兒？」他坐了回去，頭倚在椅背上，滿臉的疲憊。

李德揮揮手，身邊的小宮女們立刻輕手輕腳地將奏摺撿了起來。

「小康子先前在殿外發現兩位用辣椒粉催淚的妃嬪，暫時看管了起來，問您如何處置？」

「能怎麼處置？杖斃。妙妙她喜歡掌控後宮，朕正愁沒人下去伺候她呢，正好送來兩人。以後這種多多益善，再有誰不想哭給我假哭的，都去陪葬！」衛景說著說著又有發怒的預兆。李德領了旨就默默地退下了，他實在是不想在皇上面前礙眼。

衛景輕輕垂眼，看著跪在腳邊收拾地上狼藉的宮人，想著這裡的一景一物都是袁妙妙生前佈置的，又是沒來由地一陣心煩意亂。

他討厭脫離他掌控的東西，無論是人還是情感。

袁妙妙好不好？答案當然是肯定的，否則他不可能寵愛她如此久。他喜不喜歡袁妙妙？答案依然是肯定的。原本這樣陪著他挺好的，他想寵多久就多久，把她捧上皇后位。可是當原來設想的一切都化為泡影，他要習慣沒有袁妙妙的生活，還真是有些捨不得。

九五之尊乃是真龍化身，卻控制不了生老病死。懸崖勒馬也好，以免把那小滑頭真的寵成了禍國妖妃。

花女宮中處處繁花似錦，各色奇花異草隨處可見。

袁妙妙適時地擺出一副驚歎萬分的神色，果然瞧見許婕妤臉上自得滿滿。

許婕妤身後的宮女極會看人臉色，立刻出來溜鬚拍馬，「這花女宮是先皇后親自取名題字的，殿內佈局也是先皇后找匠人設計的，但凡宮裡有什麼花，定先要在花女宮內栽上一盆，每日光看護花草的宮人就足有十幾位。娘娘說了，這宮殿是特地為了我們婕妤打造的……」

宮女滔滔不絕地說著，口齒清晰，眉眼含笑，顯然她改不了之前宮人的一個特點，那就是得了皇后娘娘的寵，比得皇上的寵還要實在，皇上寵一時，皇后娘娘很可能寵半輩子呢。

袁妙妙的臉上還是驚歎和佩服連連，實際上心裡則是波瀾不興，這種把她誇上天的話，她之前聽得耳朵都快長繭了，現在當然引不起任何興趣，況且現在嘉得皇后已經死了，再說什麼也沒用，她不可能從棺材裡面爬出來給許婕妤升位嘉獎。

而且她當初建造花女宮也不是寵愛許婕妤，只不過是心血來潮。花女宮，養花之女的宮殿，後宮裡所有的奇花異草都先種在花女宮，並不是榮寵花女宮，而是袁妙妙把這裡當做她的後花園了。

許婕妤和姚容華在她的眼中與這些花花草草沒什麼太大的區別，都是嬌嫩如花，稍微怠慢了兩分就失去幾分好顏色，若是幾日不搭理，很可能就死了，而一些風吹雨打、蛇蟲鼠蟻，也是這些中看不中用的花朵的天敵。

她正這麼想著，就見幾個宮人湊到一起，小心翼翼地將一株枯萎泛黃的花草挖了出來。

活物再美，死掉了也只有被隨意拋棄的命運，這些人可不會管它們生前如何漂亮。

兩人慢條斯理地踱步到內殿裡，總算能有個坐下的地方了。

「不知袁妹妹這次攔下我，所為何事？」許婕妤顯然對袁妙妙的表現十分滿意，連稱呼都跟著變得如此親暱。

袁妙妙輕咳一聲，暗想著終於要進入正題了，「想必之前在殿外發生的事情，婕妤有所耳聞，于貴人和盧娘子用了辣椒粉假哭被帶走。」

許婕妤聽到之後，低聲道：「是有所耳聞，可這有什麼不妥？本宮是堅決沒用那些東西的，看這花女宮妳就該知曉了，我與先皇后雖然身分差距甚遠，但是她待我如親妹妹，我也視她為親姊。得知她紅顏薄命，竟這麼沒了，我真是……」她說著說著，竟是從袖口裡摸出錦帕，仔細地擦著眼淚。

袁妙妙輕咳了一聲，尷尬了片刻，也掏出錦帕按了兩下眼角，表示對於嘉得皇后逝去的痛楚，以及對於她們姊妹情深的感動。

「是康公公發現她們的，奴婢離得近，聽他模糊地提了一句，那辣椒粉不是出自御膳房，而是後宮哪位娘娘殿裡頭的小廚房。奴婢不敢肯定，但是他似乎提到了花這個字……」她欲言又止，並且頻頻偷看許婕妤。

許婕妤如遭雷擊，花什麼，花女宮嗎？

「也可能是婢妾聽錯了，許姊姊不用放在心上。我攔住妳，是因為婢妾害怕姚容華，覺得妳面善可親就跑來了，姊姊不會怪我吧？」袁妙妙見她這副呆愣的模樣，心裡甚為滿意。但是她不會緊迫盯人，一切還是要許婕妤自己去想，自己查，她也只能幫到這裡了。連小康子隨口說的一句話都被她利用了，還意有所指的添油加醋一番，想必還算聰慧的許婕妤會找到真相的。

「許姊姊，婢妾早聽說花女宮裡面的百花茶十分清甜可口，不知我是否有這個榮幸，今兒能嘗一嘗？」袁妙妙將這個話題丟出，臉上擺出一副極其期待的模樣。

許婕妤原本還在心裡盤算這小丫頭的話有幾分真假，是否是想到了其中諸多關節才到她面前說這一番話，又是不是想借助她的手扳倒姚容華，但是這想法剛在腦子裡過了一圈，她就聽見袁妙妙的話，不由哭笑不得。

不過片刻，一應的茶具被端了上來，泡茶的宮女手腕功夫十分了得，熱水沖泡，種種繁複的工序過後，鼻尖就縈繞著一股濃郁不膩人的香氣。

這香氣是由茶香和花香混合而成，吸入鼻腔之內，立刻流竄到身體四處，像是周圍的穴道都被打開了一般。

袁妙妙喝茶之前輕輕撫了一下茶盞口，才端起茶盞輕抵，幽香的茶水入喉，那種甘甜的滋味當真是百喝不厭。

這養花之女住的宮殿，花養沒養好，她沒看出來，但是這百花茶倒是調製得不錯，沒有白費她當初捧人的心思。雖說現在她只是一個七品小常在，無法經常喝到這茶，但是總有一日她能再次爬上那高峰，重新當回人生贏家。

等袁妙妙要走的時候，許婕妤還讓人遞上了一個茶包給她，顯然是送給她喝的。

「百花茶製作困難，原本都是做出來送給先皇后的，如今她……茶不能浪費了，姊妹們分一分也就沒了，還剩下這點，妳拿回去喝吧。」

袁妙妙也沒客氣，直接收下。說實話，這巴掌大點的茶包平時她真的沒有放在眼裡，自從有了百花茶之後，她曾經請專門的製茶師傅進宮，將技藝交給了部分宮女，這百花茶往年都是用大罐子裝著送到妙仙殿去的，何曾有許婕妤說的這般困難。

袁妙妙前腳剛走，許婕妤就招了小廚房的總管事來問。

花女宮只有一個小廚房，卻有兩位主子要用，而且這兩個主子碰到一起就跟烏眼雞似的鬥得昏天暗地，為了防止出現投毒這種事兒，只有把廚房一分為二，各不打擾。

但是其實每個宮殿小廚房的總管事並不歸她們管，而是由袁妙妙統一調度。這也是當初袁妙妙定下的規矩，並且還一清二楚地寫在宮規裡，就怕有些人不聽話，到時候互相傾軋，把後宮弄得烏煙瘴氣。

民以食為天，誰主管了吃食，誰就有非常大的權利。

不得不說，袁妙妙此舉甚為有效，諸多心懷不軌的妃嬪都非常忌憚，小廚房的總管事被她牢牢把控，萬一哪一日她看誰不爽了，投毒暗算，誰還能抵擋得住？

當然此刻已經成為小常在的袁妙妙根本不想提這件事，往日頗為自得，以為此舉把控住後宮，現在她只覺得丟臉，因為別人沒死在吃食上，第一個中招的倒是她自己，當真是莫大的諷刺。

「姚容華那邊，最近可有廚娘炒了辣椒粉？」許婕妤直奔主題。

總管事明顯猶豫了一下，在許婕妤的逼視之下，還是點頭了，「奴婢沒有親眼瞧見，但是奴婢前幾日晚上看見小廚房似乎有說話聲，去瞧瞧時的確聞見了一股嗆鼻的辣椒味，姚容華身邊的大宮女說是容華想吃辣白菜，就讓小廚房連夜開伙了。奴婢沒有進去，等第二日過去的時候，沒有一點辣椒味，您這邊的幾位廚娘也都沒有發現任何異樣，奴婢就沒有放在心上。」許婕妤皺緊了眉頭，這事兒不好辦，炒辣椒粉的味道一向很大，即使開窗通風也會有殘餘的氣味，但是第二日卻無一人知曉，肯定是姚容華那邊連夜處理了。

「沒想到她竟然變得如此謹慎，連炒個辣椒粉都要偷偷摸摸的。」許婕妤冷哼了一聲。

一旁的宮人們沒有一個敢說話的，但是對於許婕妤這樣的話，她們都心有戚戚焉。

能不謹慎嗎？這兩位主子針鋒相對，作夢估計都在置對方於死地，若是還不小心些，恐怕剛出門就死無葬身之地了。

「有什麼法子能證明這幾日姚容華的小廚房裡做過辣椒粉嗎？」

總管事搖頭，再搖頭，根本不敢抬眼看一下她。

許婕妤的心裡憋著一通火，不是自己人就是這點兒不好，做什麼事情都不盡心。如果是她的人看到了小廚房半夜異動，而且還有姚容華的大宮女守在門外，估摸著一定會想盡一切辦法混進去，至少要知道他們究竟要幹什麼，而不是像這個總管事一樣，只想著兩不得罪，安穩度日。

「妳要想好了，妳是先皇后的人，本宮也是先皇后的人，那個姓姚的賤人則是先皇后和本宮的仇人。如今她用辣椒粉褻瀆先皇后，是不是該受到懲罰？妳若是還有半點良知，就立刻把妳所知道的全部告訴我，以免出現什麼差錯，做出讓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來！」許婕妤厲聲逼問著。

最終總管事還是開了口，先皇后已經去了，沒人能當他們這些人的後臺，總管事總是要選一個人來效忠，相比於姚容華，當然是位分更高的許婕妤要穩妥得多。

第三章 造次的狗太監

「皇上，許婕妤前來請罪，今兒被杖斃的兩位主子所用的辣椒粉是出自花女宮的小廚房，乃是姚容華身邊的嬪嬪所炒製的。她之前並未察覺，直到今兒想起姚容華來自渝地，甚喜吃辣，派人一查，果然查出了一包還未用完的辣椒粉。」李德低聲稟告了一句。

這會子接近傍晚，外頭的晚霞甚是鮮豔，但是衛景卻沒有任何要去欣賞的意思，相反的氣氛

依然低沉壓抑，好像要將整個妙仙殿都帶入寒冬之中一般。

「是嗎？又鬧起來了。」一身黑色龍袍的衛景懷裡抱著一個兩個月大的小娃娃，那小娃娃淚眼矜矜，要哭不哭的樣子甚是可憐。

「你說要不要殺？」他伸出修長有力的食指戳了戳小娃娃臉上的肉窩，動作看起來一點都不溫柔。

果不其然，三皇子立刻開始嗚哇大哭。

聽著這尖利的哭嚎聲，李德不由抖了抖。皇上最近真是喜怒無常到了極點，就連他這個經常伺候的人，見到皇上也忍不住腿軟心慌。

九五之尊明明就不是帶孩子的料，偏偏他就是喜歡把三皇子帶在身邊，有時候還抱一抱。他渾身硬邦邦的，哪像女兒家身嬌體軟，所以每次都惹得三皇子哇哇大哭，現在更是直接動手了。

在他的口中，殺一個正四品的容華似乎是手到擒來的事情，也不想想姚容華身後的姚家必不會答應，這爬到正四品的位置上，著實是不容易。

「罷了，你母后甚是厭惡她，必定不想她去地底下伺候，免得睜見了她，還要被氣得從棺木裡跳出來。」衛景縮回手，衝著侍立在一旁的東笙使了個眼色，立刻就有人上前將三皇子抱著進內殿哄了。

「小德子，你說妙妙她那樣聰明的女子，在地府裡為了獲得無上的權利，會不會去當閻王爺的寵妃？說不定閻王爺對她青眼有加，封她個閻王殿的陰后當當。朕要不要把她的棺材板燒了，讓她毀容，閻王爺就瞧不上她了。大不了朕多燒些元寶給她，到時候她也不會短了吃喝，就當個富貴閒人……」衛景手撐著下巴，百無聊賴地說著心中的問題。

李德打了一下哆嗦，他偷偷抬眼瞧了一下，只見衛景身著墨黑龍袍，配上蒼白的面色外加輕抿的薄唇，分明就是閻王爺轉世。

「娘娘對您一向是一片赤誠之心。」也只敢模稜兩可地替袁妙妙說一句，死都不讓人死安生了，皇上用火燒屍，可真是獨一家。

袁妙妙的性子，跟她姊妹相稱的那些妃嬪都不一定看得透，但是衛景卻是摸得一清二楚。她自以為得聖心，皇上想什麼，她基本上能猜得八九不離十，反之亦然。

「皇上，許婕妤那裡——」

「讓她走吧，朕不想見她。查清楚姚容華那邊的辣椒粉，若是屬實，直接降位。」衛景摸了摸下巴，輕輕眯起眼睛道：「她初入宮留牌之後的封位是什麼？」

李德恭敬地回道：「回皇上的話，從七品選侍。」

「就這個吧。」他大手一揮就決定了一個人的命運。

花女宮之中的氣氛劍拔弩張，許婕妤沒有見到皇上，被攆了回來，顯得灰頭土臉的。

她回來後強制性地派人搜過姚容華的庫房和廚房，若不是姚容華撕破臉阻止，估計這回連寢殿都被搜得一清二楚了。

「許婕妤，妳想做什麼？想拿我做筏子去見皇上是不是？結果皇上不見妳，妳可真是找錯人了！」姚容華氣急敗壞，恨不得衝過去抽她兩巴掌，可是她不敢。

許婕妤原本是想看姚容華上竄下跳的出醜，跟看猴戲似的，但是姚容華偏偏提起皇上不見她這件事，難免面上有些掛不住。

「妳趁著這時候儘量得意吧，稍後有妳受的，我看妳是要被禁足一到三年了，日夜替先皇后念佛誦經。」她抬手撩了一下額髮，滿臉都是志得意滿的神色。

提起皇后，姚容華直覺要糟，但是她仔細回想了一下，自己並沒有做什麼對不起皇后的事情，所以她倒是平靜了許多，「事關先皇后，乃是天大的事情，不是妳空口白牙就能誣陷我的。我就在這兒等著，若是到時候查不出什麼，我一定要到皇上面前喊冤，說妳含血噴人。妳這麼誣陷我也不是第一次兩次了，要不是有人護著妳，妳早該被禁足！」

兩人互相對罵起來，卻一步都不敢往前走，彼此之間隔了一段距離，而且前後都有十幾位宮人守護著，就怕往前走幾步會落到對方的勢力之中，到時候推搡起來摔倒丟人便罷，若有誰趁亂給她們臉上來一刀毀了容，那可真是得不償失。

身為後宮之人，對於危機感是極其深刻的，許多妃嬪出事都是在看起來相當安全和平穩的時刻，但變故往往就在瞬間。

用袁妙妙以前的話說，十個後宮女人，死了的不一定傻，但是活著的都是神經病。

小康子拿著聖旨趕到的時候，就瞧見這麼一副壯觀的場景，不由長歎一聲。難怪師父不願意來這倒楣地方呢，他也不稀罕來，蝴蝶蜜蜂一大堆，兩個妃嬪主子還盡掐架。

「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姚容華有欺瞞現象，藐視皇權，侮辱嘉得皇后，實為大不敬。著姚容華搬離花女宮，降位為從七品選侍。欽此。」

「姚選侍，皇上仁慈，特地寬限妳兩日。後日早晨，沒有許婕妤的邀請，這花女宮的大門您就進不來了。」小康子走上前去，將聖旨交到了姚選侍的手中。

「不，皇上，我要見皇上！我沒有藐視皇權，沒有侮辱嘉得皇后，嬪妾對皇后一直恭敬有加。康公公，是不是弄錯了？我何時——」姚選侍整個人都驚呆了，當雙手碰觸到聖旨的時候，立刻像是被燙到一般往後縮。

她拉住小康子的衣角，低聲地哭訴求饒。

小康子看著她梨花帶雨的樣子，那張胭脂染過的紅唇此刻更加嬌豔欲滴，像是要被咬出血來一般，但是他不算男人，對方哭得再如何嬌美，也不能引起他內心一絲一毫的波瀾。

可惜這位主子，連被人踩下位都不知道為何。

「姚選侍，皇上特地讓人查探過了，您身邊的嬪嬪已經招了。想必昨日被杖斃的于貴人和盧娘子她們所用的辣椒粉是妳給的吧，皇上對您已經算是仁慈了。」

姚選侍整個人癱軟在地上，終於認命了。不過區區一把辣椒粉而已，就讓她的寵妃之夢破碎。她鬆開手之後，小康子立刻帶人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。

除了姚選侍本人驚詫，許婕妤也受到驚嚇。她以為皇上最多只是禁足，就算降位也不能從正四品直接降到從七品，這中間隔了多少級啊。爬位分的時候是一步一個腳印，等到降位分卻像是秋風掃落葉一般，一下就從高位分妃嬪變成任人碾壓的選侍，這日子可不好過。

「妳，都是妳！許婕妤，我究竟與妳有什麼仇怨，妳要這般置我於死地？以前與我有仇的都會來看我笑話吧，從七品還不是任人碾壓？明明是妳搶走了我的寵愛，妳有先皇后保駕護航，妳還要什麼？為什麼就是不放過我！」姚選侍嗚咽著從地上爬起來，奮力往許婕妤身上衝撞。周圍站著那麼多的宮人，自然不會讓她得逞，而之前幫著她的宮人們都縮手縮腳地站到一邊，

恨不得自己消失，畢竟成為選侍的她可沒有權利讓這麼多人伺候，他們也害怕許婕妤記恨著，到時候一一找他們算帳。

許婕妤沒有說話，只是用一種複雜的目光看著她。

姚選侍身上還穿著容華等級的宮裝，她天生愛俏，總會在宮裝的小細節上費許多心思，衣裳總是亮閃閃的，讓人一眼就瞧見她，但是此刻那一身衣服被她在地上又跪又爬地糟踐，早已看不出原本的明媚鮮妍，而她那張精心打扮過的臉蛋淚流滿面，甚至沾了不少灰塵。

一個處處受人追捧的正四品容華，到一個與灰塵為伍的從七品選侍，不過是皇上的一句話，一個念頭。

被悲傷佔據的姚選侍沒有注意到這些，她只知道自己完了，猶如滅頂之災一般，整個人都快瘋魔了。

許婕妤則看得一清二楚，她從入宮的時候就明白這個道理，宮裡一切都是皇帝說了算，完全是憑靠九五之尊的喜怒哀樂，一念之差，天堂地獄之別。

但那時候她只知道往上爬，只想著爬到高位如何如何，現在看到姚選侍摔得這麼慘，她不由捫心自問，若是今日被降位的是她，她該何去何從？

她和姚選侍本來就沒什麼不同，不可能像嘉得皇后那樣得寵。

姚容華被貶成姚選侍的消息，不過片刻就已經傳得全後宮皆知了。

「常在，這回好了，晚小儀就算再去告狀也沒人聽了。姚選侍的位分比您還低，您若是心裡不舒坦了，可以去她那裡踩上幾腳奚落幾句呢。這就叫報應，不是不報，時候未到！看她們還敢不敢再欺負您！」翠竹連連拍手，臉上的表情驚喜萬分。

袁妙妙手裡把玩著巴掌大的茶包，臉上的表情帶著幾分嘲諷。

許婕妤還真是沒有讓她失望，這麼一告狀竟然把姚選侍弄得連降這麼多級，別說來找碴了，她不去找姚選侍的碴就已經算是仁至義盡了。

「去踩幾腳做什麼，小人嘴臉遲早要完。」

「是是是，常在猶如天仙下凡，菩薩心腸，最重要的是知足常樂。」翠竹連忙誇獎她。

袁妙妙聽得喜笑顏開，她就是喜歡這種誇她的假話，聽起來就舒坦。至於知足常樂那句，她直接忽略了，她袁妙妙一向信奉愛拚才會贏。

要是真的像這個傻白甜小常在一樣，那麼她現在早已成為一具死屍了，不是被晚小儀她們三人折磨死，就是被姚容華暗自派人給掐死。

想要知足常樂，首先得有足夠高的位分，讓那些想要折騰妳的人望而卻步。

袁妙妙手裡拿著毛筆，一頁頁認真翻看著後宮位分的花名冊，于貴人和盧娘子的名字上都被用朱砂劃了紅叉，其餘人也用不同的標記劃分陣營。

她有印象的大多是五品以上的妃嬪，對於那些不起眼的人，她實在是一個都記不起來。

「常在，奴婢入宮的時候教引嬪嬪就說了，眼光要放長遠，但是也不能好高騖遠。您好不容易安生了，不如先按兵不動，然後再伺機而動？」翠竹掃了一眼，雖說不明白她在做什麼，但是她勾畫的大多數都是位分高的妃嬪，不由輕聲勸了幾句。

「小丫頭還懂不少成語呢！」她嗤笑。

到了晚膳時分，翠竹去御膳房領了膳食，擺好在桌上，「常在，用膳了。」

「今兒是什麼日子？飯食竟然這樣多。」袁妙妙看著一桌八個菜，不由有些驚訝。

翠竹滿臉愁容，「奴婢不知，原本就只有這兩樣菜的，但是後來有個宮女追上奴婢，她手裡拿著食盒，說今兒是值得慶賀的日子，這是別人替常在買的菜，把食盒提到殿裡她就走了。」

袁妙妙皺緊了眉頭，天下可沒有白吃的午餐，她輕聲說了幾句，「宮中混亂，這種時候完全可以引來禍事，若是有別殿的宮人專門為了找碴，叫她把飯菜帶給妳，結果又帶人來說是我們偷了她的該怎麼辦？六個菜的規制，一看位分就起碼比我高兩階，到時候我一條小命恐怕不夠賠。」

翠竹一聽這話直接跪倒在地，她知道這次是她錯了。

袁妙妙立刻讓她起來，低聲道：「我不是訓斥妳，只是在教妳。宮中人心險惡，沒有突如其來的善意，別人做什麼事兒，不妨用最大的惡意去揣測，先保住命要緊。以前是我想岔了，天天糊裡糊塗地混日子，但是混到最後險些沒命，現在我們首先得活著。」

翠竹立刻點頭聽訓，原本處處需要人擔憂的小常在，不知不覺已經成了她心中真正的主子了。

「以後再遇到這種事兒，妳就停下來問她為什麼跟著妳，如果她不回答，妳就折返回去問御膳房的人；她若是回了妳，記住無論是誰給的，只要這宮女妳不認識，妳都不能接受，讓她拿回去。」

袁妙妙一點點教她，看著翠竹認真點頭的模樣，她不由在心中長歎。

每個宮女入宮後都會由教引嬪嬪指導，但並不是每一位嬪嬪都願意說清楚宮裡的條條道道。所有進宮的人都知道這裡是吃人不吐骨頭的地方，要時時刻刻夾緊尾巴做人，但是每個月亂葬崗裡都少不了這些宮人的屍體。

宮女也分三六九等，那些機靈有門路的大多去伺候得寵的主子了，有太多翠竹這樣不會鑽營，又沒什麼一技之長的宮女，隨意地被分配到角落裡，若是運氣足夠好，等到二十五歲就可以被放出宮了；若是運氣不好，也不知會死在哪一個主子的無理取鬧之下。

「好，現在去瞧瞧那個食盒裡有沒有什麼夾層之類的。」她揮手指揮了兩句，伸手抓過其中一個饅頭輕輕掰開，她可不相信這宮裡真的有好心人。

然而一圈找完，仍然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東西。

袁妙妙自然不會吃來歷不明的飯菜，她讓翠竹認真地把這些收好，筷子只夾屬於她自己分例的那兩道菜。

「袁常在，咱家送給妳的飯菜可還合口味啊？」一道尖利難聽的聲音傳來。

袁妙妙已經聽過無數類似的聲音，宮中被去了根的太監都是如此捏著嗓子說話。

翠竹渾身一抖，滿臉蒼白，立刻丟下食盒跑到袁妙妙面前，伸手拉起她往裡屋推去。

「常在，您快躺在床上裝病，就說已經要不行了。徐總管來了，您千萬別讓他靠近，他一湊近您就衝他咳嗽吐口水……」

翠竹哆哆嗦嗦地替她將錦被蓋好就轉身離去了，徒留一臉懵的袁妙妙。

這位徐總管是從哪裡來的？把翠竹嚇成這樣。

「徐總管，我們常在身子不適，不方便見人……」

「這是對旁人的說辭，咱家可不是外人。」尖利的嗓音再次傳來，帶著些許的猥瑣。

袁妙妙眉頭一皺，忽然覺得這聲音有些耳熟，她還是皇貴妃的時候肯定與此人接觸過。

「徐總管，徐總管……」翠竹急切地呼喚著，但是依然無法阻擋來人硬闖。

袁妙妙一抬頭就見一身材豐腴的壯年太監走了進來，他滿臉帶笑，白麵饅頭一樣的長相讓他看起來特別慈和可親，但是一旁的翠竹被嚇得面如金紙，顯然這位徐總管並不像他表現出的這麼和善。

「徐總管，有何事？」

她輕輕眯起眼，難怪覺得聲音有些耳熟，她與徐總管的確打過幾次交道，但是他當時頭碰地跪在地上，連直視她容顏的資格都沒有。

這位徐總管是負責統計秀女進宮事宜的，被她叫去問過幾次話，其餘就沒有交集了，畢竟負責訓練秀女的都是專門的嬪嬪和姑姑，上一次選秀還是小康子當總管事，這位徐總管的權利幾乎是被架空的。

「咱家來慶賀主子心想事成，之前欺負您的人都已經輸得一敗塗地，連後臺姚容華都倒了，再也沒人來打擾您的生活了。」徐總管聽著她的嗓音只覺得心裡一顫，抬腳就往她的床前走。翠竹一把拉住他，尖聲驚叫，「徐總管！常在身子不適，偶感風寒，您最好還是站得遠些。」

「咱家和袁常在有話要說，妳還不退下！」徐總管根本不給她再說話的機會。

「奴婢、奴婢……」翠竹急得直跺腳，她顯然不想離開，生怕袁妙妙吃虧。

此刻的袁妙妙並不怕他，實際上她還很想知道這老閹狗究竟是如何對待小常在的，會讓翠竹這個伺候的人聞風喪膽，比瞧見姚容華她們還要恐懼百倍，因此她揮了揮手。

在袁妙妙始終鎮定的表情之下，翠竹還是悄悄退下了。

等到屋子裡只剩下他們兩人的時候，徐總管迫不及待地走到床邊，一屁股坐了上去，甚至還伸出手來隔著錦被摸上袁妙妙的腿，這一連串的動作一氣呵成，像是做過了千萬遍一般。

袁妙妙先是一愣，緊接著心頭湧起一股怒火。還從來沒有一個太監敢這麼對她，她想她應該明白徐總管究竟是如何迫害小常在的了。

深宮之中，除了皇帝這個男人之外就幾乎沒有帶把的了，後宮佳麗數人，能受到寵愛的卻寥寥無幾，大部分都是獨守空閨，若是娘家後臺強硬，在宮中過得不會太差，但若是那些樣貌嬌俏又毫無根基的小妃嬪，很容易被人盯上。

不過一般太監也只敢對宮女出手，沒想到這位徐總管簡直色膽包天，都把主意打到主子的身上了。看翠竹那樣子，小常在原本應該是沒有反抗的。

「娘娘，奴才就知道您捨不得我。人人都說您魂歸西天了，其實不然，您肯定是厭煩了皇上，所以才投身到袁常在的身上，想要來陪奴才是不是？」徐總管邊說，手邊順著錦被一點點往上摸，臉上那垂涎三尺的模樣絲毫不再隱藏。

袁妙妙先是一驚，緊接著詫異萬分地看著他。這閹狗知道她的身分？不可能啊。

「娘娘，袁喵喵這個名字還是奴才親手寫上花名冊的，您喜歡嗎？是不是比本名好聽多了。」徐總管只是一臉癡迷地看著她，嘴裡翻來覆去都是那幾句話，而且每次對她的稱呼都是「娘娘」，這個稱呼只有從二品以上的位分才可以用。

袁妙妙的心裡隱隱透出一個想法，莫不是這閹狗一直把小常在當成死去的她？因為同名同姓，雖說兩人長相絲毫沒有相似之處，但是光名字這個共同點就足夠讓徐總管在心理上獲得一定的滿足感。

「你還真敢想，先皇后憑什麼不陪皇上，來陪你這條狗？」袁妙妙猛地曲起腿，一腳將他踹下床去，臉上嘲諷意味十足。

徐總管先是掙掙了片刻，轉瞬間又變得卑躬屈膝，跪在地上道：「娘娘，您再踹奴才一腳，奴才就喜歡您這樣。不過您對奴才可得溫柔些，待會奴才要討回來的！之前幾次您都哭哭啼啼的，以死相逼，這回您總算想通了。不如奴才先伺候您用膳？那些飯食都是奴才安排的，本來想以皇后娘娘的分例給您叫上一模一樣的，但是害怕太扎眼了，還請您責罰奴才……」

袁妙妙心裡的那種惱怒感越發強烈，這閹狗是不是腦子有問題？已經變態到一定地步了，什麼話都敢說，什麼想法都敢有。

徐總管動作麻利地替她倒了一杯茶，袁妙妙真是一刻都忍受不了與他共處一室，光想到這個閹狗以前進妙仙殿，表面上恭恭敬敬，說不准心裡一直幻想著與她在一起的畫面，她沒吃飯都要吐出來了。

「你簡直翻天了，憑你一條閹狗也敢說出那種話！活膩了，滾！」袁妙妙接過茶盞，直接揚手潑過去。

滾燙的熱茶對著他劈頭蓋臉地潑下，徐總管原本還笑得滿臉褶子，如今被燙得齜牙咧嘴，雙手捂住面頰，伸出手就想打她，嗓音更顯尖利，「小賤人，給你三分顏色妳就要開染房，蹬鼻子上臉敢這樣對我！」

袁妙妙早就防著他這一手，快速地側身躲過，手中抓著方才泡的熱茶壺，瞅準了他的褲襠就往那方向拋過去。

「啊——」

不得不說，她的準頭還是很不錯的，一擊即中，當年的投壺遊戲沒有白練。

徐總管跳著腳，雙手想要捂襠，偏偏周圍都是開水，他根本就不敢碰，上竄下跳地不知如何是好，也沒有力氣再去抓袁妙妙了，不過片刻便沒了力氣，蜷縮在地上瑟瑟發抖，顯然是疼得狠了。

「你襠下沒東西，捂什麼啊？說得跟我能燙到你什麼寶貝似的，可笑！」袁妙妙看著他這副模樣，冷然發笑，臉上帶著幾分得意的表情。

「怎麼了，常在您沒事兒吧？」翠竹聽到裡頭的動靜，快步跑了進來，整個人顯得驚慌失措，衝到了袁妙妙的身邊。

袁妙妙輕咳了一聲，臉上的神情立刻變了，掏出錦帕一把按住臉，委屈地道：「翠竹，徐總管罵我，我才失手燙到他的，沒關係吧？」

「沒關係沒關係，反正徐總管也不敢聲張。」

實際上袁妙妙躲在錦帕下面的臉上是笑顏如花，這老閹狗敢罵她賤人，那是他不瞭解她的手段，等著瞧好了。

「那就把他罵出去，笨手笨腳地，連端茶送水都不會，幸虧他燙的是自己，若是把我燙著了，如何向皇上交代？」袁妙妙一把扯下錦帕，雙手叉腰冷聲道。

翠竹一時沒反應過來，「啊？」

徐總管的地位比常在高多了，誰要交代還不知道呢，常在怎麼……

平時常在見到他就嚇得腿軟，嚶嚶嚶哭得比誰都慘，甚至還要躲在她這個宮女的身後。方才用帕子捂臉跟她委屈地控訴才像是常在，現在這個要她攆人的著實有氣勢太多了。

「妳若是不攆他走啊，我就要被逼死了。還不快去，叫罵得越大聲越好！」袁妙妙伸手一揮，衝著翠竹使了個眼色。

翠竹立刻點頭，不再多話，按照袁妙妙的吩咐，手裡拿著根木棍作勢嚇唬徐總管，把嗓子扯開，當真是讓臨近幾個小院的人都聽得清清楚楚。

位分低的小妃嬪們住所不僅偏僻，而且靠得還很近，她們又沒有什麼財物，所以連庫房都沒有。

徐總管是什麼貨色，不少小妃嬪都清楚，甚至還有人在選秀碰見他的時候就被他動手動腳過，不過基本上都像袁常在一樣忍了下來。她們都是毫無根基之人，徐總管在後宮裡也當了二十多年的太監了，從先皇那會兒就在，她們不是他的對手。

聽著翠竹的叫喊，有幾個小妃嬪諷刺地扯了扯嘴角。那女人還真敢往自己臉上貼金，皇上若是知道一個太監敢欺侮他的妃嬪，估計早就發落了，只不過發落的是兩個人，九五之尊不可能要一個被太監羞辱過的女人。

攆走了徐總管，翠竹連忙回來將桌子上的膳食收拾掉。

袁妙妙早沒有任何胃口了，她愁眉緊鎖，這條鬮狗不除不行，而且必須儘快。

還在皇后的喪期他就敢如此作為，今日她與他撕破臉，日後受的搓磨必然少不了。

「翠竹，妳跟了我有多久了？」她決定從翠竹這裡套話，小常在是如何進宮的，家裡頭還有什麼人，這些總得要知道。

「奴婢剛跟了您小半年，之前那位姊姊犯了錯被杖斃了，奴婢剛來的時候您還哭了許久，說是都怨您呢。常在，您是不是又忘了？奴婢就說那些託人買的藥都是假的，吃了就容易忘事兒，您偏不信。」翠竹對於她這種轉頭就忘的記性已經習以為常了。

袁妙妙卻有些不敢多問了，這小常在吃藥還不是一兩次啊，偏偏這次死了。她脊背發涼，看來真有人要害她，「是託誰買的啊？」

「太醫院的一個小太監，這事兒是您自己求來的，奴婢也不太清楚。」

袁妙妙長歎了一口氣，小常在身上盡是謎團，可真是一心求死，一味作死。幸好她變成了小常在，否則這傻白甜死了都沒人收屍。

「筆墨伺候。」

翠竹依言奉上筆墨紙硯，得知袁妙妙是要作畫，她又弄來許多顏料。

袁妙妙稍作準備，對著宣紙提起筆就開始描繪起來，直到半夜她才畫了個大概出來。

翠竹一直陪著她，不曾過問她為何要如此拚命，她完全陷在袁妙妙繪畫時精妙的筆法之中，覺得非常神奇。

「常在，奴婢今兒才知道您善丹青。這畫好美啊，如人間仙境一般，不知與先皇后生前住的妙仙殿相比，哪一個更美？」翠竹嘖嘖稱歎。

袁妙妙輕聲冷笑，別看衛景是九五之尊，天下財物皆是他的，但他卻是個樞門貨，為她建造宮殿的時候，衛景要她描述一下，讓匠人去繪製圖紙，結果最終建成的宮殿只達到她要求的一半。

就算只完成一半，還是有朝臣上本參奏她是禍國妖妃，想起來她就生氣，一群本該胸懷坦蕩、對女人揮金如土的大男人，卻為了一個半成品妙仙殿毀她名聲。哼，如果當初完全建成，她是不是直接就被燒死了？混帳玩意兒！

對女人捨不得花錢的男人都是慫包，衛景真是個狗東西！別問她好端端地罵九五之尊做什麼，就是生氣！

「這才是真正的妙仙殿，先皇后生前住的那個是贗品。」

翠竹默然，心裡想著，常在是不是又犯病了？好不容易清醒了一些時日，怎麼又胡言亂語起來了？

還不等翠竹嘀咕完，就見袁妙妙抄起茶壺，將茶水對著畫軸澆了下去。

「哎哎哎，常在，好好的一幅畫您毀掉它做什麼？」

第四章 理想中的宮殿

姚選侍搬離之後，花女宮就只剩下許婕妤一個主子了。她平日裡作夢都想一個人掌控這個宮殿，那樣她就是這裡唯一的百花仙子了，日後有人再誇獎她的時候，也不必總得捎帶上姚選侍。

先前看到姚選侍淒淒慘慘的樣子而心有餘悸的她，不過轉眼間就將這情緒拋卻了。

許婕妤不是傻子，她沒有時間浪費在傷春悲秋上面，她要找準時機往上爬才是。皇貴妃倒了，後宮相當於無主狀態，大半個月過去，皇上也沒有定下究竟要把鳳印暫時交給誰，現在正是該努力拚搏一把的時候。

她屬於皇貴妃一派，原本就是皇上認定的正統派，現在皇貴妃沒了，她們這一派自然被皇貴妃之下的最高位分——賢妃把持著。

賢良淑德四妃乃是從一品，賢妃若是能再進一步變成貴妃乃至皇貴妃，許婕妤未嘗不可攀升一步，位列四妃之一。

「婕妤，袁常在求見。」

許婕妤正作著春秋大夢，聽到有人來通傳，她微微一怔，過了片刻才想起來這位袁常在是何人，一時之間心裡泛起了嘀咕，上回她幫著自己扳倒了姚選侍，也算是大功一件，但是已經給了百花茶當回禮，這回又來做什麼？莫不是真把她那句常來坐坐當真話聽了？

「讓她進來吧。」她雖然心裡不耐煩打破她美夢的人，但還是揮手讓宮女請對方進來。

「婢妾見過許婕妤。」

「快起來，我們都以姊妹相稱了，之前又有喜事臨門，正是大快人心的時候，何須如此客套。」許婕妤連忙讓人扶袁妙妙起來，該有的面子絲毫不吝嗇。

袁妙妙臉上帶著天真的笑意，這許婕妤始終如一，面子情給得足足的，把賢妃那一套學得有模有樣。說實話，當初她挑人建立自己一派的時候，就是看中了她們表裡不一，沒有架子能和低位分妃嬪打成一片的個性，能屈能伸，不至於一次被人打壓到底。

「許姊姊真是婢妾見過最和善不過的姊姊了。」袁妙妙抿唇一笑，將手中拿著畫軸展開，獻寶似的給她看，「這是婢妾昨日午休時分夢到的一處美景，雕梁畫棟，極其恢弘，婢妾在畫工上小有研究，一時興起就提筆畫了下來。」

許婕妤原本只以為是小姑娘的隨手之作，輕輕瞥了一眼，結果視線就再也移不開了，當中當真是五步一景，美不勝收。

後宮之人皆知，皇宮內最美的宮殿當數皇上親自為皇貴妃找人建造的妙仙殿，可妙仙殿與這畫中宮殿相比，也不過如此而已，她這花女宮就更不值一提了。

「這宮殿的確是美，像是天上仙子的居所一般，可惜不是我們凡人能住的吧。」

許婕妤過了片刻才回過神來，女人對於美的東西真是不可抵擋，若不是這宮殿實在太過精巧，內心知道不可能擁有，她都想傾其所有建造一座出來，自己住進去。

哪怕她不是皇后，但若是能住在這宮殿裡，就容易產生一個錯覺，皇后又如何？給自己提鞋都不配。

「婢妾也是這麼想的。婢妾沒見過什麼大場面，連妙仙殿都只在外面遠遠地瞧過兩眼，裡面的構造更是不知有多美，所以不大可能忽然夢到這樣美的地方，否則當初學習丹青的時候，先生也不會說我腦袋空空，粗鄙短見了。後來婢妾想了想，究竟是什麼給了婢妾這靈感源泉，最後還真被婢妾想到了。」

許婕妤有些興趣缺缺，這幅畫美則美矣，卻沒多大用處，現在她還要跟個老媽子似的，聽這傻白甜的創作之路，真是痛苦萬分。

袁妙妙看到她眼底閃過一絲不耐煩，不由心底窩火。

當初她怎麼選了這麼個不省心的東西，既然都已經浪費時間給了面子，那就要做到最好，現在卻連偽裝都不合格。等她重回人生巔峰，一定要好好教教這人做人的道理。

「姊姊妳快看，這座仙宮的朱門上有九九八十一個金色鐵釘裝飾，代表九九歸一。院中兩邊種滿了葡萄，到了夏天就可以在下面乘涼，窗下掛一金屬鳥籠，裡面要養著最美的金絲雀。地磚乃是純金打造，圖案以蓮花雕刻，當美人穿著彩履走過，一步一腳印，彷彿步步生蓮一般。殿中焚香，四季不一，帳上掛著銀香球，觸碰一下，幽香四溢……」

袁妙妙的聲音越壓越低，若是她本來的聲音，肯定是低沉而帶著蠱惑的意味，可惜到了這兒的娃娃音，始終擺脫不了天真的味道，不過就算是這樣，也足夠讓許婕妤心動。

許婕妤覺得這段話異常耳熟，腦中靈光閃現，終於想起是在哪裡聽過，甚至還與袁妙妙異口同聲地說出最後一句話——

「一桌一椅，一磚一瓦，皆是精心雕磨，百裡挑一。」

「這是，這是一一」與方才的漫不經心截然相反，此刻的許婕妤幾乎是顫抖著用雙手將畫軸捧起，整個人激動萬分，動作上又是那麼小心翼翼，如獲至寶。

「這是先皇后一直想要的宮殿，真正的妙仙殿，竟然被妳全部畫出來了。好美，好美……」袁妙妙看著她如此激動的模樣，不由冷笑，當然美，這可是原作者親自動手描繪。

「等等，這是怎麼回事兒？」許婕妤還沒有表達完與先皇后的姊妹情深，就看見畫軸徹底鋪開，方才捲起來的右半部分竟然暈染開來，像是被水泡過一般，與左邊的完好無損簡直是雲泥之別。

畫軸比較長，也不枉費袁妙妙熬夜挑燈作畫，總算讓許婕妤發現了這最重要的一步。

許婕妤很是惋惜，這樣一幅精美的畫作，哪怕是暈染的右半部分，依稀可見宮殿的精美之處，足見作畫之人畫工了得。

袁妙妙輕咳了一聲，臉上露出幾分失落的表情，「我之前想把這半邊裁掉不要的，但那也是好不容易畫出來的，終究沒捨得。實際上這幅畫還可以更加精美一些，我準備修得完善之後再送給姊姊。」

「可是昨兒來了一位不速之客，說是在御膳房買了飯食送我，伺候我的人蠢鈍，不問一聲就隨著人把飯食送給我了，把我嚇了一跳。後來那人還說要來伺候我用膳，結果端茶倒水都不會，還把這幅畫給潑濕了，弄得面目全非，我也沒臉送姊姊了，只是拿給妳瞧一瞧。」

她噘起嘴巴，顯然是極其委屈的，但是她並沒有提起究竟是誰，好像就是妹妹在跟親姊姊告狀一般。

許婕妤一聽立刻火冒三丈，實際上她在經過袁妙妙提醒，想起這幅畫裡面的宮殿就是先皇后心中的妙仙殿時，她的心裡就湧起了一個念頭，如今卻被那位不速之客給破壞了，如何能不氣惱！

「究竟是誰這般可惡？妳只管告訴我，姊姊替妳出頭，還翻了天不成！」

許婕妤敢說出這番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，袁妙妙話裡話外都說那人要伺候她，就證明那個罪魁禍首不過是個下人。別說是下人，哪怕是個妃嬪，只要位分比她低，她都能替袁妙妙出頭。聽到許婕妤這番斬釘截鐵的話，袁妙妙不由勾了勾唇角，她的目的總算是達到了。

徐總管雖是個奴才，但畢竟根基甚深，而且掌管著秀女那一塊兒，難保他曾經利用身分之便幫助過幾位秀女。若是有受他幫助的秀女一飛沖天的話，那麼要動他，就必須找一個位分不低，並且還屬於先皇后那一派的人，畢竟衝著衛景那狗東西的表現來看，他在明面上對先皇后還是用情至深的，所以暫時會給幾分薄面。

袁妙妙想來想去，就只有許婕妤這邊有可能了。

「是負責選秀事宜的徐總管，他還威脅我，說他是選秀的總管事，像我這種還沒侍寢又沒什麼位分的人都得聽他的，否則……」她低著頭，整個人瑟縮成一團，面上驚恐的表情顯而易見。

「豈有此理，他胡說八道什麼，一個低賤的奴才也敢爬到主子頭上來！」許婕妤剛聽她說完就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，顯然氣得不輕。

袁妙妙立刻打了個顫，裝出一副被她嚇到的模樣。

許婕妤馬上緩和了聲音安撫她，「妹妹妳就是膽子太小，瞧好了吧，不出三日，姊姊定要他付出慘重的代價。以後妳若是遇上了這種事兒，什麼都不需要怕，就來我這裡，姊姊一律替妳撐腰。」

「真的嗎？許姊姊妳真是太好了，若是真這樣，我、我無以為報，以後妳讓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……」袁妙妙立刻變得淚眼婆娑，口齒都有些不清楚了，甚至激動地一把握住許婕妤的手。

看著她這副要哭不哭的可憐樣兒，外加這樣迫不及待地表忠心，許婕妤心裡特別舒坦，竟是主動地替她擦眼淚，還輕聲哄她。

袁妙妙面上淚如雨下，心裡卻已經唱起了歌。這類表忠心的話，她原本只對九五之尊說過，而且一般多是在床上說的情話，所以這幾句話她還是照搬當初許婕妤對自己說的。

真該讓翠竹來瞧瞧，小常在的記性還不算特別差，至少比許婕妤好，這人對於自己說過的話都不記得了，甚至連耳熟的感覺都沒有。

「姊姊若是喜歡這幅畫，多給我幾日，我給妳畫幅更好的。」她拍著胸脯做保證。

許婕妤暗自算了算日子，覺得趕不及，面上帶笑道：「我看不必了，就按照妳之前所說的，把右邊暈染開的裁掉，不影響大局。然後再潤色一番，最好明日就給我，我想燒給先皇后，讓她在她地底下能住上這真正的妙仙殿。」

袁妙妙長歎一口氣，不得不說，許婕妤當真是一個好表演者，每次提到先皇后的時候，她總能立刻進入悲傷狀態，那種如喪考妣的模樣，簡直是聞者落淚，見者悲哀。

她眸光一閃，毫不猶豫地笑著點頭，「那是自然，姊姊不嫌棄就好。只是我怕徐總管再去打擾我，昨兒他被伺候我的人罵著攆出去了，肯定不會善罷甘休的，我怕！」

她最後這兩個字「我怕」，說得可謂是百轉千迴，將娃娃音的撒嬌發嗲裝柔弱運用到了極致，不說許婕妤不習慣，就連她自己都被弄得起了一身雞皮疙瘩。

「別怕，妳放心，姊姊待會就找些事情讓徐總管忙起來，不出三日必定說到做到，讓他再也沒機會出現在妳的面前。」許婕妤的語氣堅定異常，眼眸裡閃過幾分陰狠。

袁妙妙不由鬆了口氣，看到許婕妤真的不會放過徐總管，她也就放心了，沒有讓她連夜畫畫的功夫白費。

出了花女宮，當真是一身輕鬆，她本意就是為了解決徐總管。許婕妤雖然說得模糊不清，但是她卻知道，許婕妤不可能私下把這幅畫燒給先皇后的，肯定要拿去皇上那裡邀功。

如果皇上注意到這幅畫，說不定會問畫的作者，到時候如果注意到她，憑她這臉蛋、這身段、這甜膩膩的小嗓子，絕對手到擒來。

只要能把九五之尊拖上床，袁妙妙堅信憑她的本事兒，一定能讓真龍變成真蟲。

她想著這美好的未來，不由笑出聲。魅力太大，她真的是拿自己毫無辦法。

「常在，您笑什麼呢？是不是很开心能用一幅畫請動許婕妤出手？如果真的能夠讓徐總管不那麼礙眼，那真是謝天謝地。您說許婕妤要那幅畫做什麼？跟別人說是她畫的嗎？總不會要跟別人介紹您吧？」

翠竹輕聲嘀咕著，她最後說的這幾句立刻將正在作白日夢的袁妙妙弄得清醒了。

一幅畫換徐總管，許婕妤是不可能讓旁人知道繪者是她的，至少現在不會。許婕妤把她推出去也沒有好處，還得慢慢來，所以說衛景那狗東西依然注意不到她。

哼，衛景少見她一天，那是他的損失！

晚膳用完之後，袁妙妙就開始著手完善那幅畫。她不是大家之女，更不是出自望京的名門貴女，只不過是個小官之女罷了，琴棋書畫，唯有丹青是她的強項，從小就苦練。

她當初那麼愛畫，是因為聽先生說名家大作千金難求。她是天生的悲觀者，總擔心自家要大禍臨頭、一朝覆滅，便想著練好畫技以後還能賣幾幅畫糊口。

那麼多年順風順水長大，最後還進宮，一路青雲直上，她比後宮裡任何貴女出生的姑娘混得都要好，這畫畫的技藝自從侍寢之後就沒再碰過了，有時間都去鬥天鬥地鬥人了，哪有閒情逸致作畫。

宮中妃嬪集會，大多是作些詩詞歌賦，狂野一點的就是投壺騎馬，她為了不讓自己的成績太過難看，很是下了一番苦工，丹青就更是擱置了。現在想來，還是作畫最得心應手。

「想這作畫的本事兒，當初爬位分的時候沒大用上，現在為了一條閹狗倒是要耗盡心思。衛景啊衛景，你還不如一條狗。」她輕嘖了一聲，臉上帶著幾分幸災樂禍的表情。

「常在，您說什麼？」翠竹正好端了一盤水果進來。

「沒什麼，我說我想養條狗。」

「宮裡位分低的主子不能養狗。」

「翠竹，妳不要說話。」

第二日，袁妙妙便將畫軸再次送到了花女宮，許婕妤左右翻看了一遍，沒有任何瑕疵，頓時滿意得不得了，「很好，妹妹果然厲害。姊姊可以保證徐總管不會活過今晚，不過姊姊有個要求，以後任何人問妳這幅畫是誰畫的，妳——」她晃了晃手中的畫軸。

袁妙妙從善如流地接道：「這個婢妾自然是明白的，這幅畫是許姊姊千辛萬苦找來的，只為了一圓與先皇后的姊妹情深，婢妾記得許姊姊為此都瘦了一圈呢！」

「不愧是我的好妹妹，以後有了好處少不了妳的。」

兩人來往了一番，把彼此都誇成了天仙似的。

袁妙妙從花女宮出來的時候，臉上白裡透紅，腳步虛浮，整個人都有些暈乎乎的。

她聽人誇獎的承受能力直線下降，自從變成了小常在，已經很久沒聽過如此實誠的誇獎了，真是身心通泰，捨不得離開啊。

袁妙妙前腳剛走，許婕妤後腳就收拾好自己，離開了花女宮，帶著畫軸直奔龍乾宮，顯然她是去邀寵的。

皇上對待先皇后用情至深，誰都看在眼裡，可即使九五之尊傷心，也不可能因為先皇后就守身如玉，肯定還是得睡妃嬪的，別說他自己了，就是朝堂那些臣子都得操心他褲襠裡的那點事兒。

先皇后已經去世將近一個月，皇上遲遲沒有定下後宮鳳印由誰掌，也沒有寵幸任何妃嬪，甚至連私下見誰都沒有。

難不成這一個月，九五之尊真的獨守空房？先皇后就好到這程度？

許婕妤一身素色宮裝，俗話說得好，要想俏，一身孝。她不敢穿純白的衣裳來，但是現在這副素淨的打扮也極其嬌俏，等見到皇上，先哭一哭對先皇后的感情，再擺好姿勢和角度，讓皇上看到最美的她，說不定到時候就是乾柴對烈火。

幸好先皇后死了，不然還真的沒有誰能越過去。想想皇上當政以來死了多少個妃嬪，都沒見他對誰這樣緬懷。還是因為朝堂動盪不安，各個勢力都想替自己搶下後宮之主的位置，皇上決定拖一拖，才拿先皇后的死當個幌子？

「皇上，許婕妤求見，說是有重要的東西呈上。」

衛景正在翻看奏摺，他擰著眉頭，臉上疲態盡顯。

殿內的熏香全部撤掉了，原本濃郁的龍涎香已經聞不見，反而是一股奶香味直入鼻尖，對於衛景這種不知道多久沒喝過奶的人來說，這味道真是熏得人頭疼，特別是他身邊的奶娃娃還不時地要發出幾聲噪音，他因此更加煩躁了。

好不容易趁著小傢伙睡著了批改奏摺，那邊又有女人來煩他，他心中頓時升起一股無名怒火，隨時都要噴發出來。

「把東西呈上來，人就不要進來了。」九五之尊十分不給面子，他現在火氣頗深，誰招惹誰倒楣。

等小康子把這話回了，許婕妤的臉上都可以結霜了，不過她還是很快地調整好心態，將手上的畫軸雙手奉上，「康公公，您看這樣如何？我先在外頭等著，若是皇上看完東西，要傳喚我也方便不是？若是沒什麼動靜，那到時候我自己離去便是，必定不給你添麻煩。」

小康子挑了挑眉頭，客套地道：「婕妤您隨意等便是，沒有添不添麻煩的話，這可折煞奴才了。」

他轉身進去覆命的時候，不由心中感歎，不愧是先皇后一派的人，不吹不黑，就是比別派的妃嬪主子會說話，他們這些奴才聽著都覺得舒坦。

許婕妤在外頭等了足足一個時辰，兩條腿站得發軟，都快跪下了，才終於得來了皇上的召見。衛景原本是隨手將畫軸丟到一邊的，直到看了一摞奏摺，才想起這東西，翻開一看，立刻就怔住了，帶許婕妤進來便問：「這幅畫是誰畫的？」

「嬪妾不知，是下頭的人拿來的，並不知作畫者為何人。」許婕妤恭敬地福身回答。

衛景輕笑了一聲，像是十分高興一般。

許婕妤心頭一緊，想著她今晚就能憑著這幅畫與皇上共度良宵，心中湧起幾分期待和忐忑，不由嚥了嚥口水。

卻見他站起身，走到一旁的爐火處，直接將那幅畫投入了爐中，火苗燃燒而起，吞噬了那幅精心繪製的畫軸。

「人要看清自己的地位，妙妙生前能當皇貴妃，死後變成皇后，而你只能當婕妤，可不是只因為差在容貌，光回話這一塊，你就輸她甚多。」

許婕妤渾身一僵，美夢破碎，額頭上還冒起了細密的汗珠子。

「若是她不想回這個問題，必定能輕鬆帶過，不像你明明不想回答，還要編瞎話騙朕。這幅畫的墨蹟分明是新的，就這兩日繪製而成。欺君之罪，愛嬪能否承受得住？」

「嬪妾求皇上饒命！嬪妾是怕勾起皇上的傷心事兒，這畫乃是一個七品小常在所作，她是按照皇后姊姊想像中的妙仙殿而繪製的，想要嬪妾幫她一把。」許婕妤立刻跪地求饒，轉而掏出錦帕開始嚶嚶地哭了起來，「嬪妾知道她別有所圖，但是見到這幅畫，嬪妾如何都放不下，想著皇后姊姊生前最愛的宮殿，不如燒給她……」

小康子站在一旁聽著，偷偷翻了個白眼。

後宮就是這樣，一開始拿著東西來邀寵的時候不提別人姓什名誰，等事情辦砸了，不用逼問就供了出來，還把髒水都往人家身上潑，自己依舊聖潔如白蓮花。

嘖嘖，只是苦了那些小妃嬪，被人利用了不自知，這會子估計還偷偷暗喜呢，以為自己傍上許婕妤這棵參天大樹了，實際上是棵歪脖子樹，分分鐘吊死她。

衛景沒有說話，只是看著那幅被焚燒的畫軸失神。這幅畫中的美景未能成真，的確算是一憾事，早知她紅顏薄命，當初就該給她一個禍國妖妃的名頭，至少先把宮殿住上再說。

「皇上——」李德驚呼了一聲。

只見九五之尊像是受到了什麼蠱惑一般，毫不猶豫地將手伸進了爐子裡，將最後一點沒有燒掉的殘片撿了出來。

周圍的太監宮女紛紛跪倒在地，李德和小康子則快步走過來，吩咐人去宣太醫。

「不用，沒有碰到火，如此勞師動眾，明日上朝不知又要傳出什麼話來。」衛景抬手制止了。被火灼燒過的手死死地捏住殘片，將它置在掌心裡，卻不敢用力揉搓，生怕這最後一點也消失了。

李德每日陪著衛景上朝，自然知道朝堂上有不少朝臣對先皇后產生諸多不滿，覺得皇上悲痛過甚，已經嚴重影響了朝綱的運作，若是知曉皇上為了一幅畫伸手進火爐，估計會被傳得更加離譜，什麼為了先皇后自焚殉情這種話都有可能。